



艺术美学论集

Collected Papers on Art Aesthetics

李建群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禁
外
借



艺术美学论集

Collected Papers on Art Aesthetics

李建群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美学论集/李建群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9

ISBN 978 - 7 - 5203 - 1607 - 1

I. ①艺… II. ①李… III. ①艺术哲学—文集
IV. ①J0 - 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804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侯苗苗

特约编辑 明 秀

责任校对 王纪慧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9.5

插 页 2

字 数 483 千字

定 价 1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这是一部关于艺术哲学的研究文集，文稿来源于 2014 年在西安召开的中法艺术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计八十余人，外国学者三十余人，其中法国学者近二十人，由于法国学者较多，故定名为“中法艺术哲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外学者提供了百余篇论文，经过会后认真修改和反复与论文作者进行邮件往来沟通，特别是其中涉及法国学者的论文需要比较专业的翻译，经过我们几位年轻的法语教师与学生精心的翻译、润色加工之后，完成了法文数篇论文的汉译。在两年之后，全书稿件终于编辑处理完毕。会议成果虽然较晚呈现给读者，但却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修改、沉淀、完善。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的议题是“艺术哲学”，与法国著名艺术史学家丹纳的经典著作《艺术哲学》有着相同的旨趣与意蕴。丹纳的“艺术哲学”是从“总体”来研究艺术与艺术品的功能、特征及本质的。他提出“精神气候”说，旨在探求艺术发展与“种族”“环境”“时代”的联系及其规律，并以此三者作为判定艺术品优劣、高下的标准和尺度。丹纳在艺术哲学的探索方面为世界留下了重要的遗产。在法国，除了丹纳外，还有法国香槟、香水、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福柯、德里达等，它们所构成的符号关联意象，也指向艺术与哲学，本次会议因为许多法国著名学者的出席而具有了些许“法国”意味。

与法国人关于艺术和哲学的意趣相同，会议发起的初衷，也是试图通过艺术的哲学分析，找出某些可以称之为艺术哲学的原理、命题、方法或定义，为艺术的时代特点把脉。具体来说，会议的主旨是在艺术日益走向多元化、多样化的时代，探寻艺术是否仍然与社会保持着传统的抑或某种新的联系，当代不同国家的艺术正在以怎样的方式为这个时代提供着美的观念或范式，与各个国家学者交流关于艺术研究或创作的成果，从而推动人们按照美的规律认识、表达、重塑我们的生活与世界。

同时，以艺术哲学的学术名义，最大限度地容纳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专家关于艺术、艺术美学、审美文化、部门艺术的深层次思考与探索。

在理论的历史关联中，艺术与哲学具有特殊的关系，离开哲学的艺术与离开艺术的哲学都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在当代，艺术的发展正在经过一个极其复杂的阶段，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似乎在消解着艺术的哲学灵魂和精神本质，当代艺术是否仍然需要“艺术哲学”的反思与沉淀？艺术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价值是否已经由于现代性而解构？艺术是否仍然可以其传统的方式显现世界的内在本质？这些疑问本身的存在，就表明进行艺术的哲学反思与建构是有必要的。在中国的哲学学术资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艺术家和哲人通过他们的观察和总结，概括出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表达了中国人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审美关系的智慧之结晶；同样地，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音乐、诗歌、小说、绘画，以及大量的文论、画论、诗论中，也无不蕴含着画家、诗人对于自然、人生和人类社会的深刻哲思。魏晋时期的所谓“寻象观意，得意忘象”便表明了中国文人关于艺术之“象”与精神层面的“意”之间的关系，中国艺术中的审美“意蕴”“意象”之说，都旨在诠释艺术本体与艺术所表达的意象之间的关系。而意蕴、意象中，包含道、理，也蕴含着中国文化特别是伦理文化的基本哲学意蕴。盛唐时期，社会繁荣的同时，艺术也走向辉煌，唐诗既是诗歌，也是哲学，它留下了中国文化千年精神的轨迹，也记载了中国人对于人生、生命、自然、社会等美的认知的哲思。

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哲学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智慧形象之论：苏轼曾经设问：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唐朝韦应物有一诗《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凿崖泄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将艺术所表达的主观与客观、客观自然与主观性情之关系描写得惟妙惟肖。艺术中有天地、有乾坤、有情志、有兴、有怨。现代艺术虽然有各种变体，但对时代精神与“精神气候”的探索应是不变的。

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论题比较广泛，其中既有纯粹艺术哲学或美学的研究，也有关于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既有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审美特

性的研究，也有独特的部门艺术的专门研究。由于论文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度，其专业背景、文化身份、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等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研究的角度和视野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字语言也各有特色，但总体上是在“艺术哲学”的框架内讨论各自关注的学术问题。中国学者为此次会议贡献了众多的学术成果和新的学术思想，其中既有部分文章从整体、宏观、规律性、内在性层面探讨了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中国古典文献文本关于美的理论、思想、观念，也有涉及诗歌、书法、绘画及建筑等部门艺术的专门研究，还有涉及美学新流派如身体美学研究、中西美学的审美思维差异的讨论。除了中国学者的论文，我们也选择性翻译了部分国外学者特别是法国学者的论文，他们的论文在文字与表达上具有法国风格，观其内容总体上具有专业性，反映了法国学者对艺术及美学的独特理解及其艺术思维的特质。

第一届中法艺术哲学会议在艺术与哲学界的学术研究长河中，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它为当代艺术与哲学的诸多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些新思想或学术维度以供读者参考、借鉴、批评。是为序。

2017年3月于西安

李建群

目 录

技术与艺术

- “崇高美”视阈下的丝路碑刻研究 李 慧 周晓雨 (1)
 良性政治生态构建的四个维度 李明德 黄 安 (12)

艺术综合论

- 时尚类服装品牌型录图文编排设计与品牌文化的融合 刘家秀 束坤翼 (24)
 信息时代的文化消费探讨 王 亮 (38)
 冷媒介与艺术 尤西林 (48)
 虚拟技术艺术与旅游文化 张如良 张强强 (62)
 去除可视物的图像 作者: Jacques MORIZOT 译者: 曾 珠 (69)
 空间是文本的模板 作者: Enikö SEPSI 译者: 乔 溪 (75)
 从 Georges Birkhoff 到 Charles Bennett 被用作度量作品美学品位的数学 作者: Jean-Paul DELAHAYE 译者: 沈 澜 史忠义 校 (86)

审美文化论

- 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变迁的若干思考 李建群 (102)
 文化即对话 燕连福 (120)
 “大道起于微”: 微时代人文历史 张 蓉 李 慧 (125)
 纪录片的微审美 杨 佩 (134)
 消费文化视域下现代女性审美境遇 吴 锋 (143)
 论性别审美的多元化及其影响 王 晶 (150)
 安部公房文学世界的跨文化特征 孙伏辰 (160)
 概念隐喻理论对中国文化“水观”之阐释

- 论审美文化与休闲文化的正当关系及其合法性 李武装 (167)
文化场域下的审美区隔 安 博 (177)
西方绘画里的中国之路 作者：贝尔纳·武尤 译者：乔 溪 (186)

艺术美学论

- 中西视觉艺术时空表达的对比研究 周利明 (193)
中国书法文化根性的超越 钟明善 (201)
老态美与病态美 彭 德 (218)
跨文化视角下视觉—空间智能的比较研究 杨瑞英 姜冬蕾 (242)
超脱与求真：利科与刘勰的隐喻思想
 · 内涵比较研究 郭继荣 车向前 (251)
本雅明美学思想中的时间性问题研究 教佳怡 (258)
记忆的成形 作者：阿尼柯·亚当 译者：乔 溪 (269)
身体美学视野下的苏轼艺术创造分析 斯 悅 (278)
论不可视物的来源：图画，作品中的
 · 作品 作者：Agnès CALLU 译者：王雨菡 (289)
平行论：Michael Mann (迈克尔·曼) 电影中的唯我
 · 论美学 作者：Stephane KALLA 译者：王 一 (303)
艺术作品中永恒轮回的刻奇
 · 效应（选译） 作者：贝尔纳·拉法不格 译者：王 奕 (325)

艺术哲学论

- 哲学视阈下的文学隐喻 沈丽芳 (340)
从意象和对象的区分看生命哲学与艺术哲学的
 · 本质关联 王晓勇 (348)
“郭风怡现象”之艺术哲学维度的思考 杨 琳 邢媛菲 (356)
从对美与真善的关系的理解看中西方艺术哲学的差异 张 帆 (364)
阴阳范畴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体现 张再林 (375)
语言哲学中的指称与摹状词 李蓓岚 郭继荣 (390)
从濠梁之辩到私人语言 吉 乐 (399)
文化—生物混合体语言观的哲学思考 李 敏 (407)
中西哲学思维方式比较视域下的审美差异 强 哲 (415)

乔治·迪迪-于伯尔曼由政治主题

引起的情感联想 冯 琦 (421)

在逻格斯与道之间，在有形与“无形”之间——

西蒙娜·韦伊 (S. Weil) 的美学和

中国思想 作者: Emmanuel GABELLIERI 译者: 彭 晖 (433)

读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 同情心、佛教哲学和

保护生态批评家 ... 作者: Raphael COMPRONE 译者: 梁 陶 (445)

关于西方绘画的

五条笔记 作者: Eric Harold SUCHERE 译者: 樊静薇 (452)

技术与艺术

“崇高美”视阈下的丝路碑刻研究

李慧 周晓雨*

摘要：西汉“张骞凿空”的“丝绸之路”上留有不少中国古代碑刻，作为融物质性、精神性、审美性为一体的文化载体，碑刻既是形而下的“器”，又是形而上的“道”，更是道与器的统一。中国文化讲究器物利用、气象万千，丝路碑刻集器物和气象于一身，是心物交融、器象合一的产物。本文以中西美学理论中的“崇高美”为视阈，对丝路碑刻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思考与探究，以期这一历久弥新的古老文化样态为今日已扬帆起航的“一带一路”建设添砖加瓦。

关键词：崇高美；丝路碑刻；器；道；传承

引言

西汉“张骞凿空”的丝绸之路上留有不少中国古代碑刻，丝路碑刻是中华遗产中的一笔宝贵财富。作为融物质性、精神性、审美性为一体的文化载体，碑刻既是形而下的“器”，又是形而上的“道”，更是道与器的统一。中国文化讲究器物利用、气象万千，丝路碑刻集器物和气象于一身，是心物交融、器象合一的产物。以中西美学理论中“崇高美”为视阈审视丝路碑刻，我们会发现这一古老的文化样态在今日已扬帆起航的“一带一路”上仍历久弥新。“崇高”属于美学的基本范畴，中西方

* 李慧，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西安，710049；周晓雨，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西安，710049。

美学对“崇高”的认识由来已久，其内涵丰富多彩。1世纪罗马的美学家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一书中首次把“崇高”作为审美范畴提出来。在他看来，崇高是一种庄严、宏伟的美，以巨大的力量和慑人的气势见长。继朗吉弩斯之后，博克、康德等对崇高作了进一步的理解和阐释，他们认为崇高蕴含着庄严、宏伟、壮丽、巨大、力量、无限、震撼、震慑、敬畏等主客事象。中国古代关于崇高的论述也大致相同。许慎《说文解字》载：“高，崇也，象台观高之形。”可见，“崇高”最初用来形容建筑物的高大壮观。《周易·系辞上》载：“崇高莫大富贵。”孔颖达疏：“王者居九五，富贵之位，力能齐一天下之动，而道济万物是崇高之极，故云莫大乎富贵。”这里将崇高与地位、道德相联系，使得崇高进一步被运用在对人的评价上。中国古典美学通常将崇高与“大”等同起来，内涵上相当于西方的崇高范畴。如“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1]“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2]二者以“大”的概念表达了受命于天的帝王或人物德行的崇高。总体来说，崇高美可归结于宏伟雄壮的形体美及道德力量的精神美，是外在形体与内在精神的统一，而丝路碑刻恰符合这一审美范式。

— 丝路碑刻作为形而下的 “器” 凸显的崇高美

丝绸之路包括西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茶马古道、海上丝绸之路和东北亚丝绸之路五条主要古道，丝绸之路上到底留有多少古碑刻我们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相当数量的名碑从古至今一直受到学界关注。

就“器”的层面而言，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审视丝路碑刻的崇高美。

第一，质料。丝路碑刻与其他碑刻一样，大都由石材质打制，或青石，或石灰岩石，或沙岩石，也有汉白玉石、花岗岩石等。不同的石头有着不同的美，或精美，或秀美，或壮美，或大美。将石头打制成石碑，正是石材质由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进入人类审美视野的体现。与兽骨、陶器、简帛、青铜等早期传播载体相比，石刻有着独特的优势。从易于取

材和坚固耐久上看，它优于兽骨和陶器；从造价较低和取材便利上看，它优于竹简；从造价和雕刻上看，它比青铜成本低且易镌刻。“非石无以表其贞，非文何以记其远”就是古人在这方面的意识。石材质作为审美对象更是优于其他载体，其顽强耐久、坚贞不渝的品性本身就蕴含着崇高美。

以石为碑来传承民族文化精神，是古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追求，象征着顽强、不朽与坚贞。“对自然界中的崇高的情感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使命的崇敬，这种崇敬我们通过某种偷换的方式而向一个自然客体表示出来，即用于对客体的敬重替换了对我们主体中人性理念的敬重。”^[3]由此，石头一旦由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进入人类的审美视野，它所暗含的美学意蕴就不仅在于其自身，而是审美主体被石头所唤醒的心灵。石头所传达的道德力量在观者的心理体验和情感活动中逐渐被“内化”，一方面，使自身的生命力得以阐释和唤醒；另一方面，获得了生存和斗争的力量，这种力量即为“崇高”。

第二，形体。丝路碑刻大都以厚重、高大、壮丽的形体崇高美独特于其他传播载体。如以《张骞题碑》为标志的丝路历史碑、以《合阳令曹全碑》为标志的丝路书法艺术碑、以《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为标志的丝路功德碑、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标志的丝路文化传播碑、以《江南织造局图碑》为标志的丝路经济碑、以《唐蕃会盟碑》为标志的丝路民族融合碑等，无不是以高大、厚重、威严、雄伟的石碑或摩崖作为载体而进行传播的。仪凤二年（677年），唐高宗李治为丝路畅通程中屡建战功的英贞武公李勣撰写并书丹，立于李勣墓前的《英公李勣碑》（现存陕西省昭陵博物馆），碑身高5.7米、宽1.8米、厚0.54米；唐建中二年（781年）波斯传教士撰文，吕秀岩书丹并题额，立于大秦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存陕西省碑林博物馆），碑身高2.79米、宽0.99米；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立于西藏拉萨大昭寺的《唐蕃会盟碑》，又称《长庆会盟碑》《甥舅和盟碑》，高4.78米、宽0.95米、厚0.5米；唐大中九年（855年）大学士裴休撰文并书丹，开国公柳公权篆额，立于陕西省户县草堂寺的《圭峰定慧禅师碑》，碑身高2.08米、宽0.93米；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用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立于甘肃省武威护国寺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亦称《西夏碑》（现存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碑通高2.6米、宽1米、

厚0.3米。这些碑，其高大、厚重、巍峨的形体使观者站在它们面前必然是抬头仰望和敬畏，这种对崇高的瞻仰和敬畏不仅是行为上的，更是精神与灵魂上的。

自然界中的客观事物，如山川、大海的崇高主要缘于其体积的巨大，但这种体积的巨大不等于康德的“数学上的崇高”。丝路碑刻因形体高大而彰显的崇高美是相对于人自身的大小而言的。其高大厚重的外观使人抬头瞻仰，肃然起敬，同时又伴随着生命的压迫感和紧张感，这就是崇高美的效应。

第三，装饰。碑从上到下分为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碑首主要为螭首、圭首、圆首，碑身大多为长方形或方形，碑座以龟座或长方形座居多。以碑传情、以石镌字体现了古人“观物取象”的思维特点，而崇高美是其中重要的审美取向之一，其目的在于“以通神明之得，以类万物之情”。观的焦点是象，即对外物做整体观取，既包括客观的审美物象，也暗含主体的心灵虚象。碑刻或藏典籍，或载历史、经济、政治、宗教等文化信息，使主体的审美心理产生强烈反响，是一个味象、领悟、认识与创造并存的过程。在立碑的过程中，人们自然而然地考虑到了文字与图案、形体的结合。如圆首碑象征着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念，寄托了古人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生命理想。图腾也是碑刻中主要应用的雕饰和图案。图腾作为先民最初的生存意识和宗教意识的体现，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并随着社会发展逐渐转化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行动主体，形成不同的表现形式，暗含于各个民族文化之中。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碑额左右两边各有四条互相缠绕在一起的螭，螭是传说中一种黄色的没有角的龙，是汉民族崇拜的图腾，这种对图腾的崇拜心理，在观者心中所引起的就是崇高感。碑额上部祥云环绕，十字架居中，同时又以莲花相伴，折射出拙稚古朴融合的庄严美，形成了一种现实与幻想互相交织的力量，体现了立碑者的情感、理想和审美观念。

第四，碑文。朗吉弩斯从修辞学角度提出的文学的崇高风格为我们探讨丝路碑刻的语言崇高美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启示。碑文作为一种应用文，有其独特、固定的书写风格，无论是写人和事还是写理和情，碑文都遵循了自己的风格，“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4]这一文体，恰好与朗吉弩斯提出的文学的崇高风格“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感

情、辞格的藻饰、高雅的措辞和庄严的结构”^[5]大致吻合。我们以丝路东汉《合阳令曹全碑》为例，解读碑刻语言风格的崇高美。《合阳令曹全碑》是闻名海内外的“三绝碑”，不仅书法是汉隶旗帜，碑文亦是感人至深。曹全是古丝路“敦煌效穀人”，其家族大多生活在古丝绸之路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其高祖父曹敏，曾出任“武威长史、巴郡朐忍令、张掖居延都尉”；其曾祖父曹述，曾出任“金城长史、夏阳令、蜀郡西部都尉”；其祖父曹凤，曾出任“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其父曹琫，“少贯名州郡”，不幸早逝；曹全本人曾出任“西域戊部司马、右扶风槐里令、酒泉禄福长、合阳令”等职。可见，曹全一家祖孙几代都在古丝路上任职，为国尽忠。曹全是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碑文对其高尚品德、历史功绩进行了“慷慨激昂”的颂扬。碑记，“及其从政，清拟夷齐，直慕史鱼”，以伯夷、叔齐、史鱼的美名来赞颂曹全；建宁二年（169年），他担任西域戊部司马，“时疏勒国王和德，弑父篡位，不供职责。君兴师征讨，有吮脓之仁，分醪之惠，攻城野战，谋若涌泉，威侔诸贲，和德面缚归死”。这里用“吮脓之仁”“分醪之惠”“谋若涌泉”等比喻，赞扬他的仁、惠、智。碑文在讲述曹全敢于弹劾枉法者时，用词不虚伪，不矫饰，意切气盛而直抒胸臆。^[6]以上均体现了《合阳令曹全碑》语言风格的崇高美。

丝路碑刻无论是石材质的厚重、形体的高大、装饰的精雕，还是行文修辞藻饰的考究，都是“器”层面的崇高美，而真正让丝路碑刻传承不朽的是它体现在“道”层面的崇高美。

二 丝路碑刻作为形而上的 “道”彰显的崇高美

就“道”的层面而言，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审视丝路碑刻的崇高美。

第一，毅力崇高美。“张骞凿空”，无论从战事、外交，还是从经济、文化等角度看，都是一件有历史意义与功绩的事情。从清人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和清人王树枏等编纂的《新疆图志·金石志》以及清人赵钩彤的《西行日记》可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丝绸之路的通道上，

于大宛边界的高山上刻下了《张骞题碑》，碑文共二十四字：“去青冥而七（一作尺）五，远华西以八千，南通火藏，北接大宛。汉张骞题。”^[7]我们知道，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被匈奴扣留十一年之久才侥幸逃脱，千辛万苦逃脱后，他并没有退回长安，而是继续前行去完成汉武帝交给他的使命。因此，《张骞题碑》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历史信息，还有汉人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理想境界与精神气概，是炎黄子孙坚韧不拔、兼收并蓄、开拓进取的民族毅力崇高美。现立于陕西省城固县的《汉博望侯墓碑》，由清代翰林院知县胡瀛涛撰文，碑文高度评价了张骞的通疆伟绩：“侯之两持旌节，往来诸夷国，能使异域殊方，欣然向天子化，盖深得招携怀远之道。”正如《汉书》所载：“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8]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一生中近二十载行走在西域莽原，足迹遍布大宛、安息、大月氏、康居等国。作为开通丝绸之路的拓荒者，其纵贯千古的毅力崇高美，在丝路碑刻中得以彰显。

第二，功德崇高美。《史记·孔子世家》载：“《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9]司马迁借《诗经》原文来表达对孔子品德和言行的仰慕之情。汉郑玄注：古人有高德者则仰慕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这种仰慕和效仿的心理力量源于先贤、英雄的模范和指导作用，即碑刻承载的功德崇高美。为抗击匈奴的汉代英雄将领所立的《霍去病墓石刻题字》，为功勋卓著的汉代太守所立的《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为敬业守职的汉代长史所立的《敦煌长史武班碑》，为功披荆棘的北周幽州刺史所立的《豆卢恩碑》，为战功赫赫的唐代英贞武公所立的《英公李勣碑》，为左威武卫将军上柱国张掖郡公所立的《冯师训碑》，为中书令西平郡王所立的《李晟碑》，为河西节度使兵部尚书所立的《张公德政碑》，为气贯长虹的唐代将领所立的《姜行本记功碑》，这些碑都弘扬了彪炳千古的功德崇高美。《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记载了敦煌太守裴岑率郡兵三千诛杀匈奴呼衍王、克敌制胜的事迹。“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乂安，振威到此，立德祠以表万世。”^[10]立碑者直言刻碑之意为“以表万世”，足见刻碑立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取向。唐高宗李治为功勋卓著的英贞武公李勣撰写并书丹的《英公李勣碑》，今天依然屹立在陕西昭陵博物馆，碑记其战功：“南征北伐，并效深功。……慑彼凶奴，自昔为患。乘折胶而

犯鄣，候满月而来侵。朔骑骋于唐郊，胡笳沸于汾隰。”李勣“灭迹扫尘，追奔逐北”。碑记其去世后，“所筑之坟，一准卫霍^[11]故事，象乌德鞬山及阴山、铁山等，以旌破北狄东夷之功焉”。^[12]由此不难看出，唐代在保障边疆稳定及维护丝路的畅通上继承和发扬了汉代英勇善战、顽强拼搏的英雄品行，“功垂戈鼎，业盛山河”。唐代《姜行本记功碑》也是民族英雄姜行本功德崇高美的重要见证，碑文洋溢着为国立功的英雄主义气韵。碑文记载了姜行本奉唐太宗之命，讨伐高昌王麌文泰，维护丝路畅通的历史功绩。高昌王背信弃义，扣留过往使者，使丝路受阻。姜行本、刘德敏、衡智锡等唐朝大将“并率骁雄，鼓行而进”。碑文所记“铁骑亘原野，金鼓动天地，高旗蔽日月，长戟拨风云”的强烈画面感，今天依然震撼着我们，令吾辈心旌摇动。《张公德政碑》不仅记载了张公及其父、叔父在丝绸之路河西、沙洲、张掖、酒泉等地的战功，还记载了张公治理河西的政绩。碑记：“河西创復，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噭末，雷威慑伏，训以华风，咸会驯良，轨俗一变。”“心机与宫商递运，量达共智水壶圆。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方犷悍，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猃狁，款少骏之駃蹄；南土蕃浑，献昆崙之白璧。九功惟恤，黎人不失于寒耕；七政调和，秋收有丰于岁稔。”^[13]

丝路碑刻不仅承载了战功、政绩崇高美，还记载了为保护沿途交通要道而集资修路的功德崇高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立于甘肃靖远县的《山陝修路碑》，记载了山西商人胡正宽为达成“将见崎岖者顿成坦途，坎坷行人不叹道途维艰”的宏愿，号召村民和沿途过往的商人自发集资修路，为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尽匹夫匹妇之责。“盖代英雄去不还，高碑犹自在人间。”这就是碑刻崇高美的文化力量。

第三，包容崇高美。古人尚交流，以天地交使万物生成，它代表人与物同心同志，寓意世间万物的祥和。古丝路作为沟通东西方互通有无的重要通道，其兼收并蓄之美彰显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在不同地域物与物交流的背后是不同地域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交流、文化交流，这给古丝路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著名的《唐太宗赞罗什法师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圭峰定慧禅师碑》等，均是中华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包容崇高美的历史见证。《唐太宗赞罗什法师碑》是唐太宗用诗文盛赞后秦高僧鸠摩罗什（344—413）的著名碑刻。鸠摩罗什出

生于古丝绸之路上的龟兹（今新疆疏勒），他一生弘法、传法于丝路，共译佛教经典384卷，李世民在碑文中高度赞扬他：“秦朝朗现圣人星，远表吾师德至灵。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尽翻经。文含金玉知无朽，舌似兰荪尚有馨。堪叹逍遥园里事，空余明月草青青。”^[14]《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波斯主教阿罗本来华传教，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太宗皇帝颁布诏令允许并支持景教在中国传播，而景教也因崇德尚善之行受到唐朝历代皇帝的重视而得以广传。《圭峰定慧禅师碑》记载了华严宗第五祖圭峰定慧禅师在丝绸之路起点帝都长安为传播佛教而做出的卓越贡献。这些碑刻彰显了一个民族兼容并包的博大胸襟，是包容崇高美的体现。

三 心物交融、器象合一的丝路 碑刻在今日传承的崇高美

丝路碑刻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样态，一方面植根于大地，体现着厚德载物的根脉意识；另一方面矗立在人间，体现着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因此，厚德载物是文化的根脉，自强不息是文化的生命。中国文化讲究器物利用，器物一定是有根脉的器物，它一根万叶；中国文化更讲究气象万千，气象一定是有生命的气象，它一本万殊。丝路碑刻兼器物和气象于一身，秉太极之根，凝阴阳二气，合乾坤之德，化世界之象，立道德之本，成人伦之极。丝路碑刻既作为一种礼器占据着生活世界的文化空间，又作为一种符象表征着精神世界的形上境界，它是心物交融、器象合一的产物。丝路碑刻的崇高美既彰显于物质层面的自然之美，又熔铸于精神层面的力量之美。

崇高源于西方的希伯来文化，强调人类生存过程中的忧患意识。古人立碑，绝不仅仅是为了扬名，更是为了传达一种精神，为了让后代记住和传承。碑者，悲也。碑与“悲”谐音，这种谐音使观者通过碑刻能联想到死亡，给观者带来一种恐惧的审美体验。“静观伟大之时，我们所感到的或者是畏惧，或者是惊叹，或者是对自己力量和人的尊严的自豪感，或者肃然拜倒于伟大之前，承认自己的渺小和脆弱。”^[15]人们在观赏碑刻时，一方面，自我保存的欲望带来恐惧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因